

# 文獻通考

三十九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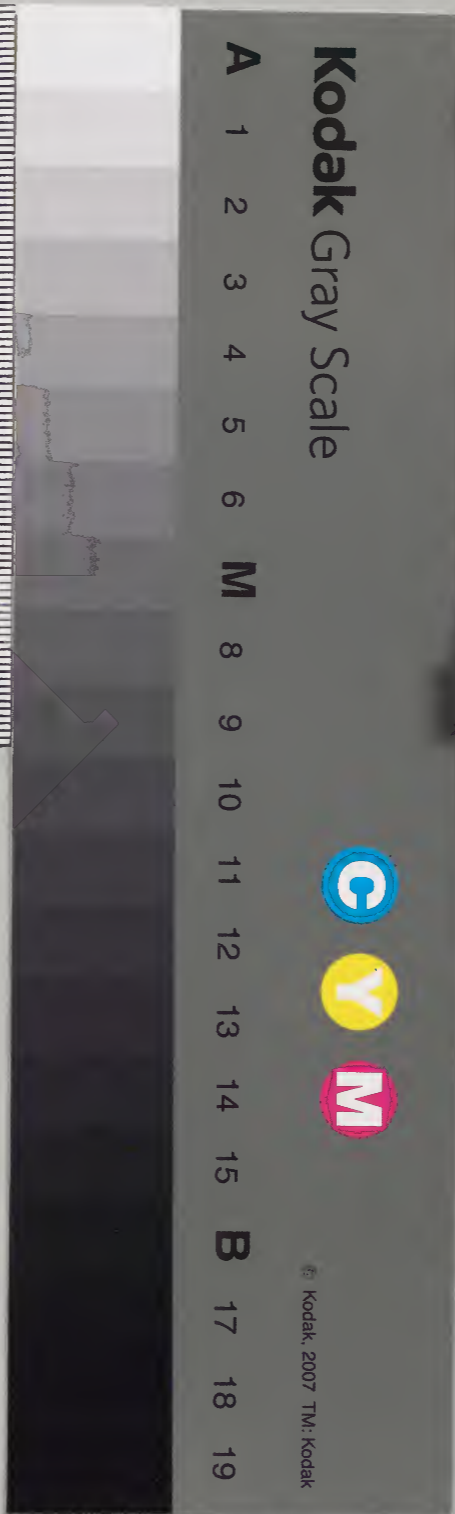
選舉考  
學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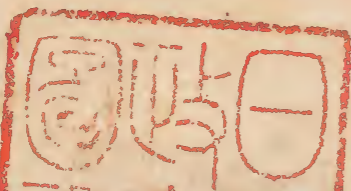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六〇〇號	一二函	四架	一四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六〇〇號	一二函	一四〇冊
七架	七〇〇號	七〇〇冊	七〇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19)	
函號	294	6	

三十九卷四十一





文獻

通考卷之三十九

鄱陽馬

端臨

貴與著

淺草文庫

選舉考

辟舉

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  
 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  
 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  
 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皆不命皆國君專  
 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  
 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  
 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  
 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

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  
漢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  
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  
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  
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  
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  
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  
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  
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  
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  
奏罪名并正舉者

建武二年衛颯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  
史

安帝元初六年詔三府選擇屬高第能惠利牧養  
者五人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  
復選試李固與吳雄上疏選舉補置可歸有司  
帝感其言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  
朝廷稱善 楊秉亦言所徵皆特拜不試為非  
翟酺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  
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  
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有先用乃紹懿曰  
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書所害觀君

表相似當應之因對之涕泣懿憂懼移病不試  
由是黼對第一拜尚書

按東漢用人多以試取之諸科之中孝廉  
賢良有道皆有試遷官則如博士如尚書  
皆先試至於辟舉徵召無不試者李固楊  
秉所言皆以試為是特拜為非然所試率  
文墨小技固未足以知其賢否也况如翟  
醜者以市井權譎之術冒取高第又足為  
賢乎

孝靈帝時司徒楊賜太尉桓焉皆坐辟召禁錮黨  
人免

徐氏曰按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

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  
為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詞章  
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學洽聞為儒者宗  
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  
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  
賢才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為重是  
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  
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  
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按魯恭傳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  
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者舊大姓或不蒙薦

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蓋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才重名躡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時人猶以辟召為榮云

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我不敢輕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云云於是穉季不敢犯法寶為京兆三歲京師稱之任延為會稽

都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就掾吏自延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

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  
惡貪饕舞文恃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  
也然則官三五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獨  
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  
而獨不可施之於無藉在之惡少乎

魏三凌為青州刺史青土初定凌請王基為別駕  
後召為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  
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  
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  
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  
凌流稱青土亦由基叶和之輔也

劉虞備禮署田疇為從事令其奉表行在既而虞

為公孫瓚所殺疇至哭于虞墓北歸率宗族附從  
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遂  
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徵辟皆不就  
曹爽辟王沈及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  
復何容易遂不就

古人之於所為主也有君臣之義焉故難則  
死之羊叔子之賢蓋知曹爽之不足以死故  
也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  
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  
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  
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于朝廷  
隋文帝時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  
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  
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  
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弘問於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吏從容而已今則  
不遑寧舍何也炫對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  
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審則長官自辟受  
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  
是吏部纖介之績皆屬考功所以繁也

唐制二品三品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守五品以下  
勅授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

判補即辟  
舉之類

肅代以後天下兵興多故官濫而銓法益壞沈既  
濟上疏極言之欲請五品以上及郡司長官宰臣  
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  
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  
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  
聞卑者聽版而不命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  
部工部得察而舉之有選舉雜議十  
條詳見舉官門  
既濟選舉雜議五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  
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答曰不  
倣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  
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

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  
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  
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  
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  
六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  
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  
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  
爾柰何荅曰國家職負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  
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  
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  
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訓知已  
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

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携妻  
孥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  
非知已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  
為苟

陸贄秉政請令臺閣長官各自舉其屬有不職坐  
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  
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奏言其非便帝雖嘉  
之然卒停薦士詔

陸贄疏見  
舉士門

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  
郡無復有辟著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  
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  
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



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栢耆杜愔之於辛儼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

拘擥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個儻析施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馱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宋太祖皇帝建隆四年詔自前藩鎮多奏初官人為掌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歷兩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

開寶四年詔自今諸州不得以攝官視事其闕負處即時以聞當委有司除注

繼又詔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者具  
以名聞詳見舉官門

太宗雍熙四年詔今後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  
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負即時具奏  
神宗熙寧間內外小職任長吏舊得奏舉者悉罷  
一歸吏部以為選闕已而銓法所授才與職多不  
相當遂又即選闕取其不可專以法注者仍許辟  
置然亦罕矣至要司劇任或創有興建長吏欲得  
其所親信者與相協濟則往往特命許之於是辟  
置亦不能全廢也時開封府許自辟其府曹官自  
餘如東西審官三班流內銓主簿陝西湖城鎮等  
監官發運轉運司管幹文字及掌機宜文字元豐

中三司在京倉庫御厨店宅務提舉熙河等路弓  
箭手營田蕃部司幹當公事及差使使臣并川路  
買茶起綱場監官之類並許自辟不從吏部注擬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廣南攝官凡  
兩經解發攝簿尉一任無過遂得正授若重加舉  
數亦可少節其濫

徽宗大觀二年詔祖宗銷革五代辟置自一命以  
上非王命不除自今諸路毋得直牒差官及以待  
闕得替官權

政和六年吏部侍郎韓粹彥言三年患官久闕則  
乏事嘗詔見官若當終更已及三月或創闕及非  
次闕而經三季無辟牘來上則不俟長吏奏報吏

部徑自用闕有明命矣今奏舉闕如防河捕盜推  
鹽三路沿邊掌兵欲俟所委舉官自列無人乃從  
吏部用闕從之

赦文舉其所知古之道也比臣僚妄請盡罷舉  
辟意謂遵奉元豐而不知元豐一時之命尋已  
復舊蓋事有繁簡人有能否若不令長吏薦舉  
天下之大人材之衆朝廷何由盡知必致滯才  
廢事

宣和七年臣僚言在部右選負猥多無闕可受而  
法須急綱運差使者所差不得過一二百人額差  
不足至於借差至再三而又不足遂借及大使臣  
每被差訟訴紛拏爭欲求免此其弊在於干求辟

舉莫肯參選固有連三任自初官以至陞朝是未  
嘗攝吏部門故在部者多遭役使今欲須用部闕  
是一任乃許就辟自後部授外辟常令相間苟不  
如式受辟與辟之者皆坐罪詔議立法

高宗建炎初兵革方殷詔河北招撫使河東經制  
使及安撫等使皆得辟置將佐官屬行在五軍并  
御營司將領亦辟大小使臣於是負才略武勇者  
或以簪笏從戎或以布衣授官入幕不可勝數而  
諸道郡縣自戎馬侵軼盜賊殘擾之餘官吏解散  
諸司誘人填闕皆先令職而後奏給付身於是江  
浙州郡守將皆假軍興之名換易官屬占使窠闕  
又有罪籍未該叙復守選未合參部者競趨焉朝

論患之乃下吏部盡令改正使歸部依格注擬除  
陝西五路兩河兩淮京東等路經略安撫司屬官  
聽舉辟餘路皆罷諸道巡檢縣尉刑獄官闕許提  
刑司具名奏辟

四年臣僚上言南渡以來土宇未復宦游之所睥  
睨者江浙閩廣數路而已朝廷既侵用吏部闕負  
而提領安撫司又奏辟其親舊貴游子弟稍有黨  
援則足不至銓部輒得便地占善闕凌邁超越無  
復資格長奔競之風塞寒俊之路臣謂大郡守倅  
及軍旅之事或須擇人任使者自從朝廷除授其  
餘負闕與諸司辟舉一皆付之銓曹使有司以法  
授之如郡縣嘗經兵燬吏部榜闕無願就者即許

權行辟舉從之

起居郎朱震言方今經營荆楚控制上流遠方之  
民理宜綏撫如聞峽州四縣多用軍功或胥吏補  
知縣攔吏補監務民被其害願取各州官闕委安  
撫奏辟從之

紹興二年呂頤浩以左僕射都督諸軍請辟參謀  
官以下文武七十七人戶部尚書李彌大秘書少  
監傅崧卿預焉而李彌大言於上曰東晉王導謝  
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  
輕動且臣為天子侍從非頤浩可辟請於諸軍悉  
置軍正如漢朝故以察官郎為之陛下必欲遣臣  
請與崧卿別為一司專伺其過失以聞彌大遂改

命呂頤浩又言督府屬官不限負數徒以開請謁  
糜祿廩請以準備差遣辟文資以準備差使辟武  
資臣各以十五人為限詔可十月議者言比年帥  
守監司辟官攬奪部注朝廷不能奪銓曹不能違  
又多界以添差不釐務之闕上自監司倅貳以下  
至掾屬給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負一務之中監  
當六七負較祖宗朝殆三四倍存無事之官食至  
重之祿生民安得不重困乎請勅有司裁省其闕  
不得已則以宮廟之祿界之奏可自今已就辟差  
理資任者毋得擬舊闕以妨下次  
三年勅不曾經吏部注授參選及雖有請受曆之  
類而別無省部手照文字久明勅諸路監司郡守

並不許奏辟差遣

六年詔諸道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內京官以  
二年為任願留再任者取旨自兵興所辟官有更  
十年不退者故條約焉

考課

虞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聽

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二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三條二千石不郵疑

四條二千石不郵疑

五條二千石不郵疑

六條二千石不郵疑

七條二千石不郵疑

八條二千石不郵疑

九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一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二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三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四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五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六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七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八條二千石不郵疑

十九條二千石不郵疑

二十條二千石不郵疑

二十一條二千石不郵疑

二十二條二千石不郵疑

二十三條二千石不郵疑

二十四條二千石不郵疑

二十五條二千石不郵疑

兒寬為左內史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

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

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

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丙吉傳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

朱邑為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為第一荆州刺史奏

信臣為百姓興利賜黃金四十斤

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為右扶風

義縱朱博尹賞皆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

地節四年詔令郡國歲上繫囚目掠笞若瘦死者

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聞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目避

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

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

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則尉事也令覺

之自除二尉負其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

二年相準如此法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

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

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

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

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

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

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

郡守上乃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

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

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去月

餘為顯等所譖下獄坐死

按考課之法漢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為

言而帝善之則其所陳必有異乎入者史

文不詳無以訂其得失但既曰考課則必

黜幽陟明立為一定之法使人皆可行又

必上下之間體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

房欲使其弟子二人為刺史而已居中通

籍為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為太守則又請無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一家之學而它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課已則體統隳矣此所以來讒賊之口而殺其身也

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我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又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大鴻臚卿野王行能第一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

最而行賞罰

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李忠為丹陽守墾田增多三公考課為天下第一賈琮為交趾刺史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



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效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無以私情容長增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効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

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在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責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敦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數納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笮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

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難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

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  
之天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  
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勵後帝  
臨朝堂顧謂錄尚書蕪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  
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  
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  
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  
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  
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  
音頻干朕聽今出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  
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  
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

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  
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  
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  
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  
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  
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排同閑伍檢  
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等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  
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  
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  
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  
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憊犯倍年成級以此推  
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

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

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入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

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會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虞書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古帝王考課之法董仲舒言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

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  
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者未得其真此  
後世年勞之法二法雖相似而其意實相  
反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修廢年勞  
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深淺後世之所謂  
考課者皆年勞之法耳故賢者當陟或反  
以資淺而抑之不肖者當黜或反以年深  
而升之故考課之法行則庸愚畏之年勞  
之法行則庸愚便之崔鴻所言即崔亮所  
行也亮奏立停年之  
格見舉官門  
宋文帝元嘉時守宰以六期為斷及宋末以治民  
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  
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  
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  
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  
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  
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較之最四曰  
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  
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  
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  
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  
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讐校精審明  
於判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

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  
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  
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  
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  
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  
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為監  
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  
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  
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  
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  
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  
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

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  
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  
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  
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  
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  
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  
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習於尚書省唱  
第然後奏親王及中書門下京官三品以上都督  
刺史都護節度觀察使則奏功過狀以覈考行之  
上下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  
行災蝗祥瑞戶口賦役增減盜賊多少皆上於考  
司監領之官以能撫養役使者為功有耗亡者以

十分為率一分為一殿博士助教計構授多少為  
差親勳翊衛以行能功過為三等親勳翊衛備身  
東宮親勳翊衛備身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及  
親勳翊衛主帥校尉直長品子雜任飛騎皆上中  
下考有二上第者加階番考別為簿以侍郎顯掌  
之流外官以行能功過為四等清謹勤公為上執  
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凡  
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  
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  
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考復進一階一上下考進二  
階計當進而參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  
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雖有下考從上第有

下下考者解任凡制勅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貞  
觀初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給  
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涖之號監中外官考使考  
功郎中判京官考負外郎判外官考其後屢置監  
考校考知考使故事考簿朱書吏緣為姦咸通十  
四年始以墨

又制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加尚及罪雖成殿  
而情狀可矜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  
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

高祖武德二年上親閱羣臣考績以李綱孫伏伽  
為上第

太宗貞觀三年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

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按勘  
問王珪不伏舉按上付侯君集推問秘書監魏徵  
奏稱必不可推鞠且玄齡王珪國家重臣俱以忠  
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人兩人不當終非有  
阿私若即推繩此事便不可信任何以堪當重委  
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鞠若虛實委大  
臣之體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  
正當時鑒見切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亂彈徒發  
在上瞋怒非是誠心為國無益於上者有損於下  
所惜傷於理體不敢有所阿為遂釋不問  
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竊見流內九品以  
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

上下以下考者臣謂令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  
不施之於異代也縱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  
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之士遂  
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  
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  
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次為中上  
其次為上下則中人已上可以自勸  
高宗時滕王元嬰為全州刺史頗縱驕逸動作無  
度帝戒之且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於理今  
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  
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



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  
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媿詞又改  
曰寵辱不驚考上上

致堂胡氏曰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  
容止而進退之厚貺深情者得以蒙其茲矣  
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所毀  
譽而得之者以為榮祿此亦山公啓事之餘  
俗也後世課最負犯立為定目依式而書於  
吏文無謬則善矣其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  
錄而貪贓蠹害幸免按舉者即以無過著于  
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  
激揚之闕政乎

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  
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  
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化成况常材乎竊見比  
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  
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  
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  
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  
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遠又不  
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為吏者長子  
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  
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

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  
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  
者放歸田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玄宗開元三年勅內外官考未滿所司預補替人  
名為守闕特宜禁斷縱後有闕所由不得令上  
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入善績三年一  
奏永為常式  
二十七年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  
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為  
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  
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  
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天寶二年考功奏準考課令考前釐理不滿二百  
日不成合考者釐事謂都論在任日至考時有二  
百日即成考請假停務並不合破日比來多不會  
令文以為不入曹局即為不釐事因此破考臣等  
參量但請俸祿即同釐事請假不滿百日停務不  
至解免事須却上其考並合不破若有停務逾年  
不可更請祿料兼與成考從之

肅宗乾元二年御製郭子儀李光弼苗進卿李輔  
國考辭

代宗寶慶元年吏部奏州縣官三考一替如替人  
不到請校四考後停  
二年考功奏請立京外按察京察連御史臺分察

使外察連諸道觀察使各訪察官吏善惡其功過  
稍大事當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  
以前具狀報考功其功過雖小理堪懲勸者案成  
即執考功至校考日參事跡以為殿最

德宗貞元元年以刑部尚書關播吏部侍郎班宏  
為校內外官考使七年考功奏準諸司皆據功過  
論其考第自至德後至今三十年來一例申中上  
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又言準考課令  
三品已上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並奏取裁親  
王及大都督亦同伏詳此文則職位崇重考績褒  
貶不在有司皆合上奏今緣諸州刺史大都督府  
長史及上中下都督都護等有帶節度觀察使者

方鎮既崇名禮當異每歲考績亦請奏裁其非節  
度觀察等州府長官有帶臺省官者請不在此限  
憲宗元和二年中書門下舉今年正月赦文上言  
國家故事於中書置具負簿以序內外庶官爰自  
近年因循遂廢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今請京常參  
官五品以上前資見任起元和二年量定考數置  
具負簿應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諸陵令  
五府司馬及東宮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已  
下並請五考其臺官先定月數今請侍御史滿十  
三月殿中侍御史滿十八月監察御史依前二十  
五箇月與轉三省官並三考外餘官並四考外其  
文武官四品以下並五考商量與改尚書省四品

已上餘文武官三品已上緣品秩已崇不可限以此例須有進改並臨時奏聽進止其權知官須至兩考然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用權知官資改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即不在常格叙遷之限諸道及諸使副使行軍司馬判官參謀掌書記支使推官巡官等有勅充職掌帶檢校五品以上官及臺省官三考與改轉餘官四考與改轉

李渤為考功員外郎歲終當考校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第其考以宰相段文昌等為下考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

由三品以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為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

十四年考功奏今後應注考狀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異政或樹勞效或推斷糾舉便書善惡不得更有虛美閑言注考並不得失於褒貶如違據所失輕重准令降書考官考又准勅御史臺分察及諸道觀察使訪察官吏善惡功過具狀報考功近日都不見牒報今後諸司不申報者州府本判官便與下考從之

宣宗太中五年吏部奏刺史縣令如賦稅畢集判斷不滯戶口無逃散田畝守常額差科均平解宇

修飾館驛如法道路開通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  
合計課自今後但云所勾當常行公事並無敗闕  
唯職分乖缺及開田招戶辦獄雪冤及新制置之  
事則任錄其由申上亦須簡要不得繁多又近年  
以來刺史皆自錄課績申省矜銜者則張皇其事  
謙退者則緘默不言今後其巡內刺史請並委本  
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自錄課  
績申省又州府申官人覆得冤獄書殊考者其元  
推官人多不懲殿或云書考日當書下考至時又  
不提舉請自今以後書辦獄官人殊考日便須書  
元推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為屈任經廉使及臺  
省陳論其官人先有殿犯官長斷云至書考日與

下考者如至時不舉其本判官當書下考其所申  
到下考省司校其所犯如與令式相符便校定申  
奏至勅下後並須各牒州府又近日諸州府所申  
奏錄課績至兩考三考以後皆重具從前功課申  
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檢勘不精便有僥倖今後不  
得更具從前功績申上又近申諸州府所申考解  
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稱考秩或廣說門資既乖令  
文實為繁弊今後如有此色並請准令降其考第  
又從前以來應得考之人並給考牒以為憑據近  
年考事容易給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數處請給或  
數年之後方始來請自今以後校考勅下後其得  
殊考及上考人省司便擬人數一時與修寫考牒

請准吏部告身及禮部春闈牒每人各出錢收贖  
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上考者出五百文其錢便  
充寫考牒紙筆雜用以前件事條等或出於令文  
或附以近勅酌情揣事不至乖張謹並條例進上  
奉勅依

周世宗顯德五年尚書考功奏奉新勅起今年正  
月一日後授官並以三周年為限閏月不在其內  
者當司所書校內外六品以下赴選官負考第今  
後以一周年校成一考如欠日不計限滿三周年  
校成三考如考滿後未有替人在任更一周年與  
成第四考欠日不在計限兼逐年月日自上以來  
課績功過第二考須具經考後課績不得重疊計

功其末考須是具得替年月日比類升降自今年  
正月一日以前授官到任者准格例三十箇月書  
校三考今年正月一日後來授官到任者准新勅  
三周年為月限每一周年書校一考閏月不在其  
內所有諸道州府校考申發考帳及當司校奏各  
依前後格勅施行

按周以前皆以三十月為三考至是始令  
三周年云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  
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上謂宰相非循名責實  
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以治市征有羨詔  
並增秩因罷歲月叙遷之制非有勞者未嘗進秩

矣

止齋陳氏曰太祖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  
 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  
 稍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咸平五年十二月  
校京朝官今任及五年以上無賊私罪者以  
名聞當遷其秩諸路轉運使令中書進擬景  
德三年六月令三年為限會犯賊罪則文臣七  
考校使臣以七年為限  
 年武臣十年天禧三年十一月郊啟京朝官  
取旨班行會犯賊罪經七年者委中書門下  
十年者委樞密院取旨治平三年九月詔待  
 制以上六歲至諫議大夫止今太中京朝官  
 四歲至前行郎中止今朝請少卿監以七十  
 負為額今朝議於是始有止法元豐四年中  
 書擬定磨勘轉官諫議大夫待制以上自通

直郎至太中大夫三年太中大夫以上進士  
 八年餘十年今考功令改諫議大夫承務郎以  
 上至朝請大夫進士八年餘十年崇寧四年  
 改朝請大夫至中散大夫七年中大夫非兩  
 制不得轉太中大夫紹興四年修立承務以  
 上四年即轉奉直朝議中散中奉中大夫者  
 七年紹興八年添諸朝議奉直大夫并特恩  
 入以八十負為額餘如舊法武臣大使臣修  
 武郎至武德大夫五年武功大夫七年轉遙  
 郡刺史以後十年至遙郡防禦使止而止法  
 猶為嚴密矣進納人至從義郎止吏職非泛  
 補授至訓武郎止樞密院人亦至訓武止三

省人至朝請大夫止已出官不得轉中大夫  
內待至武功郎止駙馬都尉至承宣使止而  
醫官不過和安大夫太史局官不過春官大  
夫橫行非戰功不得除授

三年詔吏部流內銓南曹門下省令議成長定格  
一卷循資格一卷制勅一卷凡二十二道

止齋陳氏曰選人七階祖宗朝以考第資歷  
無過犯或有勞績者迺遷謂之循資若磨勘  
應格自令錄以上改今從及六考者皆改著作

佐郎無出身及十考者改大理寺丞改今從及六考者皆改著作

德郎政和其有功賞者減一考若未該磨勘

循資至支使改今從及八考者有出身人改太

子中允餘改太子中舍直今通其四色判官承今

郎直及九考以上者改秘書丞議今承無出身人

止殿中丞議亦奉十二考以上改太常博士奉今

郎議自仁宗始以考第改官者猥多遂詔用帥

守通判監司保舉以歲改百負為額元豐稍

鑄改官之額改觀察判官以上改奉議郎無

出身人改通直郎掌書記改通直郎支使以

下一例改宣德郎

先是令文州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  
戶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準  
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例不進考唯  
按視缺失不以輕重便書下考至是有司上言請



以減損戶口一分科內係欠一分以上並降考一等如以公事曠遺有制殿罰者亦降一等又置縣尉頒捕賊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等第議賞三限不獲者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尉與賊鬪而能盡獲者賜緋陞擢

六年詔諸州縣官今後罷任具治所廨舍倉庫有無壞墮及所增修著為籍受代則書於考課之文其損壞不完者殿一選完葺建置而不煩民力者減一選

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

不得重計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有司詳視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有別給公據者罷之繼又詔申明有司批書凡滿書一事者殿一選三事降一資及不得增減功過阿私罔上違者書考之官議罪

端拱三年以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謝泌秘書丞王仲華同磨勘京朝官功過吏部侍郎張宏戶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同磨勘幕職州縣官樞密院都承旨趙鎔李著左贊善大夫魏廷式同磨勘三班自是考績之司各有條制矣

四年磨勘京朝官之司曰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  
考課院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  
同知審官院事凡京朝官考較功過以定任使之  
升降皆其職也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知考課院凡常調  
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  
主之

按考課之任唐則屬之吏部專以考功郎  
中主之宋興之初祖宗特重其事故不但  
委之司存而特命清望之官同任其事如  
五年之命王沔謝泌之流是也至是年始  
立審官院考課院於是專有司存然所命

同知院事者亦皆名流貴官為之比唐制  
為重矣

真宗咸平四年舊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獲序進  
諫官孫何等請罷之至是詔郊祀禮行慶成止加  
勲階爵邑而命審官院考掠朝官殿最引對遷秩  
京朝官磨勘始此

景德元年令諸路轉運使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  
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  
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者為下

四年初令見任京朝官及三年方得磨勘遷官後  
又令京朝官在外任滿三年當考課者附驛上狀  
仁宗尤矜憐下吏以銓法選人有私罪皆未聽磨

勘諭近臣凡衙謝弗至與對揚失儀舊嘗論罪其  
勿論其後吏部銓引選人九人瀛州東鹿縣尉王  
得說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  
寒特擢為大理寺丞

天聖時詔自今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  
時進秩非次罷免者毋以轉官帶職為例兩省以  
上舊法四年一遷官今具履歷聽旨京朝官磨勘  
年限有私罪及歷任嘗有罪先以情重輕及勤績  
與舉者數奏聽旨

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所奏定磨勘保任之  
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  
遷其後御史劉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

### 廉耻乃罷之

八年詔近臣言時政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  
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次序有  
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  
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  
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  
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  
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  
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守官及三  
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  
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  
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

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  
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  
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  
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  
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闕負隨負數令  
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

至和元年以賈黯判流內銓時承平日久百官職  
業皆有常憲度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  
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  
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  
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  
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

求磨勘黯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  
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  
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元初以  
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  
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  
以為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尚存唐制考課之法  
慶曆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

所載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許獄歲再  
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  
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  
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

陽大約地廣他盜往往囊橐於其間居一歲  
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  
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  
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為  
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  
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為法者每抱具獄必  
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  
書中他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  
之士案吏据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  
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  
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  
思過半矣

嘉祐二年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截  
自今歲滿令審官三班院舉行之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  
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  
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  
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  
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  
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  
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  
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  
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  
同列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

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淄州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之制舊無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擬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吏部能否副以採訪才

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所高下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貴實監司所上守臣謂不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墮書獎勵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

又詔立考課縣令之法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止盜勸課農桑賑恤飢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參用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善參考縣令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其入優劣者賞罰尤峻

繼又令一路長吏無甚臧否不須別為優劣二

等止因上中下三等區別以聞隨內外官職司  
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  
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絀之

元豐三年詔御史臺六察案官以所糾劾官司稽  
違失職事多寡為殿最中書置簿以時書之任滿  
取旨升黜已而中書上所修法以朝廷用其言斷  
罰人方為糾劾帝批曰或上簿亦可

高宗紹興二年臣僚言守令有四善四最考課之  
法雖具載條格欲明詔監司守臣遵行詔令吏部  
申明行下

三年禮部負外郎舒清國言諸道郡縣須罹兵燬  
請以戶部增否別立守令考課分為上中下三等

每等又分為三置籍考校縣令課績知通考之知  
州課績監司考之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  
罰焉從其議

六年王弗請令江淮官久任而課其功過上曰朕  
昔為元帥時見州縣官言在官者以三年為一任  
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  
去計今止以二年為任雖有葺治之心亦無暇矣  
可如所奏中興之初赴調之士萃于東南令權又  
以二年為任以紓留滯兵休日仍舊又

詔自今監司分上下半年開其所部知縣有無善  
政顯著繆懦不職申省

十四年司封郎中李澗言今知縣再任六考乃陞  
通判而丞與諸司屬官初無吏責反以四考關陞

故人皆有所擇而不顧就又因民事得罪之人雖  
微罪亦終身廢棄故人皆有所懼而不敢就請自  
今應理親民者並通及六考關陞而應緣民事之  
人自徒以上乃取旨

二十五年監察御史何溥言州縣之間貪吏為虐  
監司不問郡守不訶甚失陛下委任之意臣請郡  
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  
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  
罪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課從  
之

二十七年校書郎陳俊卿入言上之才性各有所  
長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  
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  
未必盡其能况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小州換大  
州東路易西路送迎擾擾內而朝廷百執事亦往  
往計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臣嘗考太祖  
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劉溫叟為臺丞十有二年  
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此祖宗之良法  
也望令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或  
待終秩而後遷使久於其職察其勤惰而陞黜之  
庶幾人安其分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之  
孝宗隆興元年先時以恩例減磨勘者率以四年  
為一官有初官部數綱而徑轉朝郎者至是始著  
對用之令凡一年減年對一年實歷乃得



四年臣僚言有其事斯有其勞有其勞斯謂之考  
今有司祠於私室受祿於公家秩終則計考書歷  
用以升改甚不稱陛下勸勤責實之意乃詔選人  
任嶽祠並不理為考

乾道三年廷臣上言我祖宗盛時有京朝官考課  
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為審官院為考課院皆  
命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百餘年  
如一日也獨熙寧中始罷之自此州縣之吏苟簡  
自恣不復知有殿最雖有批書徒為文具至若身  
為侍從則并與批書俱亡矣尚何考焉今陛下勵  
精庶政綜核名實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  
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為幾人使各錄其正犯

若為治錢穀若為理獄訟與某利除某害各為條  
目使之祇奉新書黽勉從事每考令當職官吏從  
實批書代還使藉手以見陛下然後詔執事精加  
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蒞無狀者罰自  
無赦薄海內外風俗丕變賢者效職而中下之才  
亦皆強於為善上乃詔經筵官參照祖宗考課之  
法講而行之

廣西提刑張維考察本部守令以政平訟理為臧  
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  
臧之品有三臧之最臧之次臧之下否之品有二  
否之最否之次天子嘉其法頒之諸道視以為式  
令監司帥臣歲終各以其能否之實聞于朝其有

貪墨庸懦庇而不發致臺諫論列者各有罰其冬  
禮部郎官胡元質論其法猶未盡上問其故元質  
曰治效赫然職事廢弛臧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  
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平平  
陽城之下下在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置  
之臧否之外無強名之上曰善

八年詔臧否分為三等治效顯著為臧貪刻庸繆  
為否無功無過為平令詳加考察明著事實如不  
公令御史臺彈奏

張拭胡銓久不理年勞上嘉其廉靜詔拭特遷兩  
官銓磨勘四官

光宗初言者謂臧否之法多由請託繆者營救其  
入否平者僥倖其為臧况觀其初而未安於政者  
先在所否待久而後見其過者預以為臧臧否一  
定則臧者雖有疵而終不指否者雖有美而終不  
錄願詔各舉所知而罷其令

寧宗慶元三年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  
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  
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  
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職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刺  
之權寢輕多徇私情而廢公法臣嘗考承平舊制  
於御史臺別立考課職司一司以刺舉多者為中  
無所刺舉為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  
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願陛下遵而行之申嚴

其令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陞黜其貪  
墨昏懦致臺諫奏効者坐監司郡守以容庇之罪  
詔行焉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

太學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  
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  
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  
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  
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  
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太學在  
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西序在太學周  
立小學于西郊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  
士及庶人在官者養國老者  
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

也類宮周學也

庠之為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魯

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矇之所宗也古者有言班政教也於此班政教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無異名也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

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

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

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

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

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

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

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

鄭氏釋王制謂辟明

天下一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

曰辟廱乳穎達曰禮注其義詩注其形

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

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

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

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

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

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

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

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

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

師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

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祀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

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首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樂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致於商人先王

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言之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

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

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

命鄉簡不

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

鄉謂飲酒也將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

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年

使轉徙其居也則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之郊鄉界不

變移之遂遠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居於司徒也秀

德行道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使可

習禮者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

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成也能習禮則

為旅士正義云此繇役者供學及司

徒細碎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即詩書禮樂順先王詩書

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之以禮樂冬夏教之以詩書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

之後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

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

王此所謂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

親視學亦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臨重弁不變王

三日不舉去食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棘

也通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謂其大遠終身不齒

禮書曰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

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

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梁之性

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

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

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

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

之學政其輕者有釁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

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又曰秀於一鄉者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

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

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

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俊

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

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辨論官材辨其材觀其材也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師氏掌以媿詔王媿音美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

弟教之使識舊事中禮者失失禮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成均五帝之學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

宗祭於學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學士謂卿大夫諸

今時鄉戶藉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藉以待當春

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按此藉以召之春

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春使之為合聲亦等其材

文王世子凡學戶孝反世子及學士必時學士謂

俊選所升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于

於學者



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之小樂正學干大

胥贊之也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通職秋冬亦學以

羽籥小舞大胥所掌見上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籥

正也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

皇舞耗舞干舞人舞也周禮唯有籥師此胥鼓南

南籥夷之樂胥掌以大樂之會正春誦夏弦大師

詔之警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

之禮在警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

用事則學書於有虞氏之學順氣於功易也周立三代

樂於殷后氏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凡祭與養老乞

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

於鄉射也語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義曰古者

是祭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之者於旅也語

代之學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

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之養老於虞

庠為虞庠也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

樂正授數說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

學士等篇章之數為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其論說課

之講說使知義理為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其論說課

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凡侍坐於大

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得指畫相分別也席則

之制廣三尺三寸三終則負墻卻就後列事未盡

不問錯尊者之不問語不敬也

樂書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

詩書文王世子之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

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士則其才向於有

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以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後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

凡語於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疏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序為小學在西郊天子親視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摛之藝曲

小技能習謹也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論說也皆使謹習其事如其時也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乃進進於眾學以其序又以其謂之郊人遠之侯其等者進於眾學以其序又以其謂之郊人遠之侯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天子飲酒於上尊以相旅亦得酌於上尊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

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  
學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  
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  
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  
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  
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  
最害人

朱子太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  
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  
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

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  
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  
傳及白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八  
大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二子從保傅白  
虎通 又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  
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  
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  
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  
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  
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  
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

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  
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  
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年  
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  
就外傅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  
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  
以世子八歲便入小學歟

王制天子曰辟靡辟明也靡和也詩靈臺虞業維

縱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於論鼓鍾於樂

辟靡鼉鼓逢逢植者曰虞橫者曰拘業

鼓鏞大鐘論之言倫也言得其倫理水旋丘如壁

曰辟靡以節觀者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

無眸子曰

矇公事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  
宮說者以為辟靡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  
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  
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  
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者以雝為澤蓋  
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  
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  
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子言文王有  
辟靡之樂遂以辟靡亦為學名而曰古人以  
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  
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  
曰辟靡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

下遂以名天子之樂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耳

東萊呂氏曰或疑是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廱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

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為天子之學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於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則其士非為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棗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當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

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  
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  
羣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者老子弟  
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  
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  
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  
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  
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  
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  
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 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羣一國之衆  
對亡應書者謂舉賢良文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  
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  
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  
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  
武帝所謂興太學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名見後至於廣勵學官之  
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

作韓詩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行政由強國  
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  
起禮樂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君  
無所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  
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  
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  
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  
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  
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  
訕焉然齊魯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

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  
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  
此缺矣陳涉起匹夫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  
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  
為臣孔甲為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績怨而發憤  
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  
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  
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  
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  
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  
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  
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暇庠序

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文時頗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  
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公孫弘以春秋白  
衣為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者得政天下學士靡  
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  
姻者居室之大倫是時論學者尚知本如此今禮廢樂崩朕  
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  
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  
此武帝制也而其建請之議條畫之目則公  
孫丞相實發之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臧孔臧平博士太常之屬等議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  
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  
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  
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  
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舊官為博士舊  
至是官置弟子負來者既為博士官置弟子五  
衆故因舊黌舍而興修之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此太常所補也詔書既曰崇鄉  
取諸關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中而已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

業如弟子此郡國所擇也自好文學已下條目甚詳而太常弟子止取儀狀端正者

蓋太常天子近臣常以儒宗一歲皆輒試所補

郡國所擇雖有兩途無二於受業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晁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事按博

秩反過之蓋應邵之誤其高第以為郎中者

太常籍奏郎中宿衛之臣故其即有秀才異等

輒以名聞非也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

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諸不稱者謂太常

教及郡國之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

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名布諭下欲為學者

路故以宣布詔書為名與三代賓興之意治禮

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

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

史大行卒史左內史後為左馮翊右內史後為

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

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掌故尊於文學掌故即前所謂秩比二百石

史也大行中二千石左右內文學掌故補郡屬

文雖二千石亦通言之也文學掌故補郡屬

所補也郡屬即博士弟子通一藝備負者故選掌

故彼善於此請著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

令他如律令舊律令如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公卿多文學之士

於前日此太史公所數也

先公曰按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恐是兩樣人温公通鑑析為二端東萊大事記殊未明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之為學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屬備負意輕可知  
竊詳此段自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下至請諸能稱是指白身受業而通一藝者自是有秩比二百石至補郡屬備負是指以仕受業而通一藝者然白身通藝者可以為郎中則其

官反高郎中秩比三百石已仕通藝者只可為左右

內史太守卒史則其位反卑佐史秩百石以下殊不

可曉考訂精詳者必能知之按西漢公卿百

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詩書獨存博

士官所職者則猶令其司經籍然既曰通古

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

實繁秦雖存其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

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

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

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

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

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

察試期之蓋惟恐其不漸盡泯沒矣叔孫通  
面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而事  
陳涉有以也哉

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問弟子負設科射  
策勸以官祿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  
其大小置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  
言授射也

按此即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  
人之名以防囑託徇私此則似是隱問難  
之條以防假手宿構其欲示公一也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按湯本傳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  
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  
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  
弘數稱其美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  
巧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為乎今以上向文  
學而今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  
則所謂廷尉卒史者往往皆曲學阿世如  
公孫丞相之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  
抗湯則觸禍機矣賈山所謂士脩之於家  
而壞之於天子之廷此語當為武帝發孝

文則未嘗壞天下士也

昭帝舉賢良大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  
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  
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先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  
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  
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  
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大學而補  
弟子員者自一頃人

好文學敬長  
上儀狀端正

公卿弟子

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  
考試殊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  
察馳騫不精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三年

謂處家  
捧喪服

按學校禮義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  
親喪而子寧持服宜也然漢時居官者實  
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脩去官持服  
宣謂脩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  
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士以  
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注即文帝  
遺詔所言  
也宣方進皆為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祿位  
躬行三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從學

干祿之仕乎

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  
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  
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  
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  
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  
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常負之外歲課  
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  
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奏起明堂辟廱靈臺為  
學者築舍萬區

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負

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  
者寢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  
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

辟廱 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間者  
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廱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注三雍明堂  
辟廱靈臺也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  
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  
遜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  
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  
欲耀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

按據此說則辟廱王莽時方立之武帝置  
博士弟子負不過令其授學而擇其通藝  
上第者擢用之未嘗築宮以居之也然考  
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對三雍宮之事則  
似已立於武帝之時何也蓋古者明堂辟  
廱共為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  
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  
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  
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  
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  
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  
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

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  
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  
明堂汶上如帶圖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  
蓋兒寬時為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  
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  
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  
之辟廱也班固漢書武帝贊有興太學之  
說然董仲舒傳只言後武帝立  
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  
之明元未嘗有庠序也至成帝時劉向所  
言則專為庠序而設然班固禮樂志言世  
祖受命中興乃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躬  
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  
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

者禮樂未興羣下無所從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則知東都亦未嘗以辟廱為庠序然世祖建武五年已立大學而固之時尚言庠序未設何耶當考

又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

辟廱耶或別一所耶宣得罪下獄博士

下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太學之一證當考

西漢以博士入官

賈誼吳公薦為博士

薛廣德

董仲舒

彭宣

疏廣

貢禹

韋賢

夏侯勝

轅固

后蒼

韓嬰

胡毋生

嚴彭祖

江公

以太常掌故入官

晁錯以文學充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兒寬

終軍

朱雲

眭弘明經

蕭望之射策甲科

匡衡射策甲科

馬宮射策甲科

翟方進射策甲科

何武射策甲科

王嘉射策甲科

施雠

房鳳射策乙科

召信臣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

士弟子各有差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內外去官八里  
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  
矩步者委蛇乎其中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  
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  
次總領焉

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  
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太僕朱浮  
以國家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  
禮義之官教化所興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  
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

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  
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  
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  
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及諸  
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  
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  
敢越職帝然之

東漢之制太常卿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建武中太常選試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張元  
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  
博士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  
議郎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



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遜選漢官儀  
博士限

年五十以上  
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為之無選試之法  
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既欲其為人之  
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也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  
經論語無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  
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  
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  
舉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  
服儒衣溫恭有醞籍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

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  
擊磬盡日乃罷

中元元年年初營明堂辟廱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初行大射禮

光武始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  
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  
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  
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  
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

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  
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  
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  
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  
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  
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  
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  
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  
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

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  
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  
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  
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  
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  
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  
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  
之義經曰取郛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  
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  
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  
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

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

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園見九侯門子曰側出西園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園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

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  
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  
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  
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  
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  
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  
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  
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  
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  
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  
者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  
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

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  
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  
在明堂辟廡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  
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  
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  
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廡王制曰  
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  
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廡之  
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  
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  
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  
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  
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  
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  
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  
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  
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圖蓋方載六九之道也  
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  
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  
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蔽也通  
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

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  
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  
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  
禮也按如蔡邕之說則古者明堂辟廱太學  
太廟合為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饗以射皆  
於其地東漢時辟廱以為天子養老大射行  
禮之所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為  
二處與古異要之太學與辟廱固不可析為  
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二事哉  
班固辟廱詩迺流辟廱辟廱湯湯聖皇蒞止造  
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  
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靡遣使者安車迎三  
老五更於太學詳此禮則知東京太學與辟  
靡相去亦非近地蓋漢世辟靡不為養士之  
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黌宇  
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在先代之學故記言養  
國老於其庠養庶老於其序且食三老五更  
於太學矣不應以為未足又建辟靡也

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歲樊氏郭氏隆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四姓為外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  
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  
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  
網羅逸軼博存衆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賜博士負弟子在太學者布入  
三匹

司徒徐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百家設甲  
乙之科以勸勉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  
說不修家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  
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

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東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拓房室

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廱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廱

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於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負各十人除羣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則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為一百人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  
視怠散學舍頽弊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舍  
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學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  
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  
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  
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著郎四姓小侯先能通  
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  
於鄉射月一鄉會之以此為常

射禮禮生皆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

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  
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  
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汝南南陽又有畫

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

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

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

公族姓也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到門牢脩乃

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

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



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  
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  
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  
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  
元八愷也

東坡蘇氏南安軍之學記曰學莫盛於東漢  
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  
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  
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  
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建和初詔諸學生言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

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第十七  
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  
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  
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  
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  
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  
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  
試第後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  
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  
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者亦得為郎中滿二歲  
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  
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者亦得補吏

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五

法詳見舉官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  
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黨人既誅  
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  
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  
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  
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体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  
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  
作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後隸從簡易也  
鴻都門學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  
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  
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

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  
下喜陳方俗間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  
世郡學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  
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  
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  
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  
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  
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  
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  
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  
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  
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  
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象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  
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  
皆耻與為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梁松  
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楊球  
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  
松覽等皆出於微篋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  
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  
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

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  
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  
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  
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大學東觀足以宣  
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先公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  
與九卿朝臣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即其  
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  
公而以為入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  
為列者則以為耻公卿州郡之舉辟也必敕  
書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雖然有所由然  
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靡辨說講白虎觀稱

制臨決也先儒戴氏論曰天下是非折於理  
不折於勢君子論學無庸於挾貴為也天子  
之尊羣臣承望不及是是非豈能盡斷於  
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  
師傳是正經義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  
辟離自為辨說已失人君之體矣章帝患五  
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  
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  
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於一言之間難  
矣哉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為章帝白虎釋  
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語此  
愚謂啓帝之私心者往往曰白虎觀之稱制

臨決始

按靈帝之鴻都門學即西都孝武時待詔  
金馬門之比也然武帝時雖文學如司馬  
遷相如枚臯東方朔輩亦俱以排優畜之  
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帝時鴻都門學之  
士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  
則其人品可知然當時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  
戮禁錮殆靡子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  
第相更告訟無復廉耻且當時在仕路者  
上自公卿下自孝廉茂材皆西園諧價獻  
修宮錢之人矣於鴻都學士乎何誅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即位  
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

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

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事業結

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安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

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時長安中為之  
謠曰頭白皎然

食不充糧裹衣囊當還故鄉聖主  
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裳

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

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試士科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

行之可也是時姦兇亂朝殺戮宰輔諸侯擲

地戕虐王臣盜賊未平道路不通國家岌岌

有形亡之危而獻帝方為此舉何其不知務

漢祚至此時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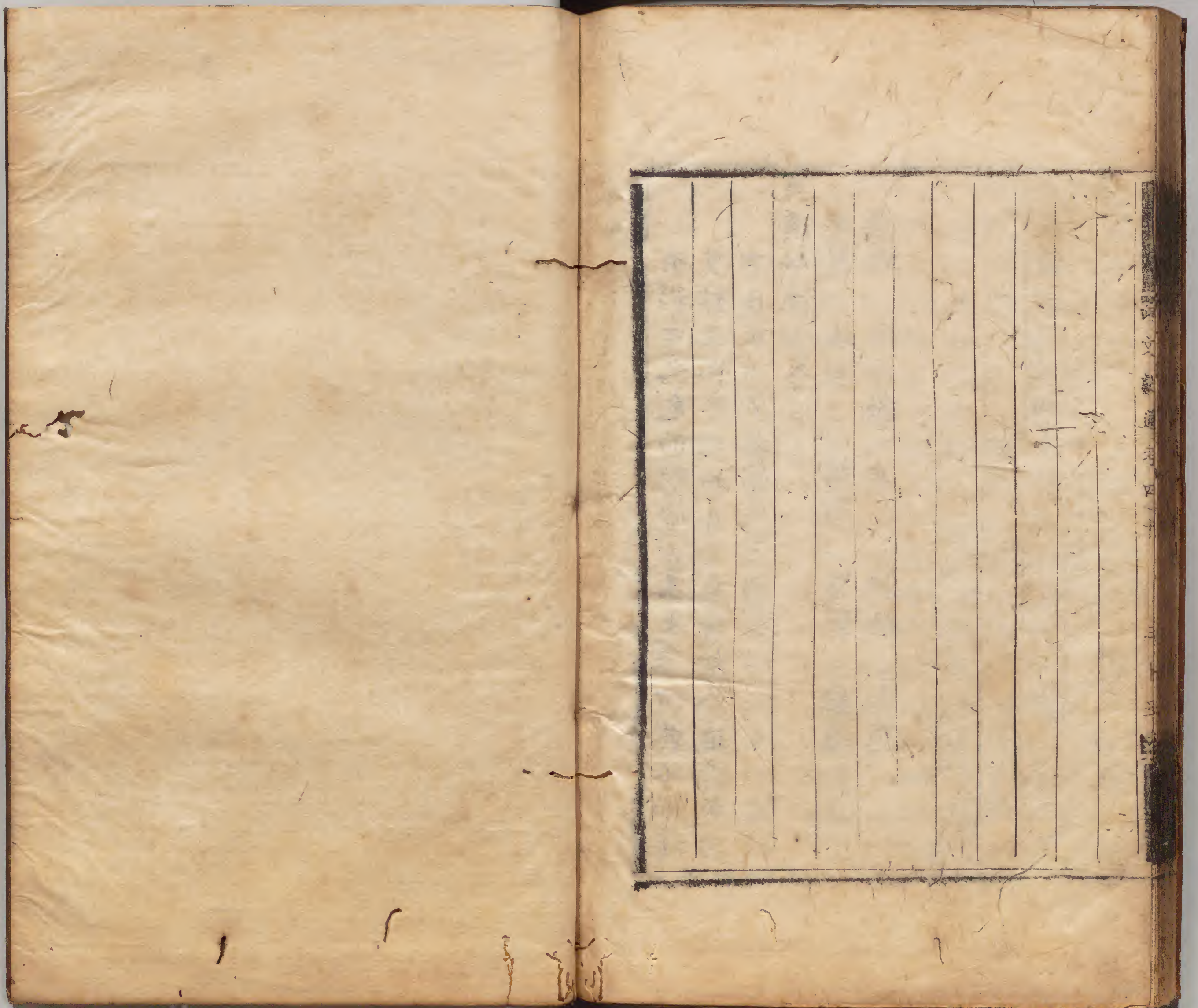
不自哀而哀者儒之不遇耶

東漢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官 郎顛 曹褒 盧植

戴憑 歐陽歙 牟長 楊倫 魏應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終



日本書紀卷之十一

